

第一章

生命观念的迷惘

生命是谜。

人们着迷生命，愈加其谜。

迷而不解则惘。

惘则天问频出。

——题记

生命观是人生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生命现象，也就是生死现象，是任何人不得不思考、不得求解、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。但是，单纯赞叹青春之美丽、生命之可贵、人生之可爱是很不够的，只有面对死亡的威胁时，这一切的意义才真正显现出来。死，促使人类认真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。一个从不思考死的人，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生，也不可能获得深刻的生存启悟。所有的宗教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，在他们思考存在、思考世界时，都无法回避

“死亡”这一无情的现实，有时这甚至是思考的基点和灵感。

人在不知道他必定死的时候，他也就尚未真正地活着。人在知道他必定死的时候，他也未必懂得怎样真正地活着。

因为人生面对着太多的“为什么”。

因为人生附丽着太多的迷彩。

1.1 人出生的迷迷幻幻

人之为人，是从脱离母体，抢天一喊而宣告开始的。

人临世的方式与途径千篇一律。这个今天看来的常识，却经历了几千年的认识过程。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，人的出生历来浸染着神秘多姿的色彩，尤其在某些“伟大卓越”的人物身上，这色彩龙飞凤舞，千奇万化，灵动异常，附丽奇光、奇事、奇迹，让后来的人们不停地画出问号。

比如，传说中儒家开山始祖孔子是这样临世的。

春秋时期宋国贵族叔梁纥，家境有些衰落。他娶妻之后，一口气生了 9 个女儿，竟没得一个儿子。于是纳妾，总算生了 3 个儿子，谁知又是跛子。

一日，叔梁纥出来散心，信步来到河畔桑林。春风丽日，青年男女们正嘻笑追逐，无拘无束，合意者双双进入林深之处，好一派动人的情景。叔梁纥尽管年已不轻，也禁不住心中摇动，按捺不住，便与婢女颜徵纵情野合。情感充盈，云雨流泄，使他们得以承天地之灵气，合阴阳之精华，得到一个高素质的儿子。这就是后来的大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。

比如，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诞生也越传越奇。

那是一天早晨。天色尚未大亮，一个女子来到屋外。不知何故，她手攀李树，凝视着将要升起的太阳，若有所思，又好像在期待着什么。

时间慢慢过去，太阳缓缓升起来，又渐渐变小。突然间，太阳不知怎么就从空中掉了下来。只见那太阳作五彩流星，一直飞到女子口边。站立多时的女子，双手捧住五彩流星，竟一口吞了下去。顿时，她的左腋裂开，生出了一个婴儿，婴儿下地就自己走起路来。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老子。

也有人说，那女子吞珠后，祥云绕身整整 72 年，才生出这个婴儿。

中国的历代皇帝，在出生上都被附会一些神秘色彩，而且大多母亲是凡人，父亲来历不明。

黄帝轩辕氏，母亲叫附室。一天，附室看见有电光围绕北斗星，照在郊外。她受电光的感应而怀孕，25 个月后生下黄帝。

帝颡项的母亲叫女枢。她看见一颗灿若美玉的星星，彩虹般划过明月，为其所感，怀孕生下了颡项。

帝啻是母亲履“大迹”而生。其母踩着巨大的脚印，感而有孕，生帝啻。

尧的母亲叫庆都，少年时常有龙绕其身。成年后的一天，阴风四合，赤龙来临，与庆都交合，14 个月后生下尧。

禹的母亲脩己，一天外出，见有流星飞过，回去在梦中有感，即吞下神珠，以后剖体产禹。

汉高祖刘邦为昭灵后所生。昭灵后出游于洛池，遇见玉鸡衔来赤珠，上面刻着字：吞此者王。昭灵后拿来吞了下去。后来又在梦中与神交合。就在她梦合之时，雷鸣电闪，风雨交加，她的丈夫起身察看，发现昭灵后身上趴着一条蛟龙。她就这样

有了身孕，生下刘邦

宋仁宗的母亲是李皇后，她入宫后并未受到真宗的注意。天，真宗经过李皇后住处，想起要洗手。李皇后赶紧捧来净水。真宗第一次仔细近看她，见肤色玉耀，不由生出几分喜欢。李皇后借机说起自己做过的一个梦。她告诉真宗：“昨晚梦见一个仙人从天而降，身着羽毛，赤着脚，自称是来给我作儿了的。”真宗当时尚无子嗣，不由大喜，当夜即召之同寝。第二年，仁宗降生。仁宗从小不愿穿鞋袜，下人给穿上，立即让脱掉，光着脚在宫中玩耍。众人都称他是“赤脚仙人”。

从孔子、老子到历代帝王，似乎都不是简单地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孕育中充满奇迹，出生变成了奇迹的过程。于是，他们才有了不凡的素质，超然的业绩，彪炳青史的英名。至于他们绝对不可缺少的父亲，则由于太平凡、太普通，而难以与之相列。只好忽略不计了。

有兴于野史的朋友，还可以读到许多牵强附会、偶然巧合、神秘莫测的出生现象。这些现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播，一代又一代人的演绎，加上名人崇拜情结的作用和封建迷信的推动，使许多人的神智不大清明起来，或者困惑不解，或者“信其有”。

由于人出生后千差万别的表现，千差万别的成就，更有理由使人们相信，人形成的斯蒂芬克斯之谜很多。尽管现在的优生学原则上回答了一个孩子何以聪明、何以有缺陷、何以呆傻、何以差异很大等问题，但有许多问题是回答不了的，有些解释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。比如：大字不识的农民夫妇生下高智商的子女，不是考上北大，就是金榜清华，这是为什么？大学教授夫妇没有近亲关系及各种生育问题，却生下了弱智儿，这是

为什么？同样的经历和学识水平，同样心存上进，努力作为，可后来的成就相差天壤，这是为什么？一母生九子，九子各不同，不仅智力不同，性格气质也有很大差别，这是为什么？

问号的铁钩理不清人们的思想，还可能搅乱正常的思维。尤其是一些特异现象，如“神童”、“早慧儿”、“天才儿童”的不断出现，更容易使人纷繁的思绪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。即便某些思维层次较高、明达事理、通晓科学常识的人，也常陷在特异现象中难以自拔，无法自圆其说。

1996年1月26日，《解放军报》以很大版面介绍了一位军人的孪生子女，虽不足3岁，却认识汉字3000个，能读英语单词1000多个，专家们从遗传上、生活上都找不出“神童”所以“神”的理由。类似例子，几乎谁都可以信手拈来，但解释清楚就难了。于是，人们不免对传说、对神话、对玄论、对奇异产生盲从乃至信服，至少是疑惑。

人们有理由对生命疑惑、迷惘。

疑惑和迷惘应是对生命清醒明智的前奏。

1.2 人命运的差差别别

命运，一般指人生不定的遭遇，或喻指人生发展变化的趋势。

“命运无常势”，这是一种理论。

“命运天注定”，这也是一种理论。

“命运在自主”，这又是一种理论。

每个人都不能不思考命运。至于我，在中学时曾向90高龄

的爷爷问起命运，老人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人的命，天注定，胡思乱想没有用。”

于是，我带着命不可知，命不可抗的迷惑走向生活。

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加，也随着“算命先生”的活跃，对命运有了探讨和验证的条件。虽然学习哲学和人生科学，早对命运然否有了明确见解，但我还是有选择地接触过几位“算命先生”。结果令人“满意”，在“算命先生”那里不仅命是可知的，大运、大势可知，小运、小势可知。就连“程运流年”也清清楚楚。遗憾的是，“算命先生”的清清楚楚常常经不起推敲，许多话圆通无格，从正面理解可以，从反面说明也站得住，多解或似是而非的东西甚多。还有一些云山雾罩的内容，能够根据个人不同理解而异。

应当说，“算命先生”不但没有推进人们对命运的认识，反倒造成了更大的混乱。对于某些命运坎坷、厄运相连或福星光照、流年顺遂的人。由于灾难的不可抵御，福星的骤然降临，巨大的不幸或巨大的喜悦，使之在本来就难以控制的情绪下，“算命先生”的一番“高论”不知碰到哪根神经，常有一拍即合的效应。结果，清醒认识命运的机会失去了，理性亦随之迷走。

对于命不可抗，传说甚多。尤其民间文学作品，关于命定的内容不胜列举。比如“三言二拍”的许多故事都讲到了命的“定数”。似乎不管人们怎样努力，如何抗争，都逃不脱命运的安排，一条命运之锁套在人的腕子上，只能相随而动，因应而安，不能执倔不前，创造什么奇迹。许多人“心比天高”，逆命而动，要创惊人之举，结果往往是“命比纸薄”，只剩得凄苦相伴。前些年，农村人进城当工人，或考上大学，颇受四邻羡慕，有人归之于命好；近些年，那些腰缠万贯，洋楼崛起的农民引

人注目，有人又在命上去找原因。城里也如此，谁有个当大官的爷爷，谁有个令人眼热的工作，都被人贯以命好。命运，在生活中不断地展示，不规则地展示，不求根究理的人们，很容易把各种命运归结为不可抗拒的规律性运动，把人生中的某些偶然性当成了必然性。

其实，生命在生理上的变化是十分简单的。

大约在婴儿出生前 9 个月，母体内便开始了激烈的生命活动。一颗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受精卵，很快分裂成两个子细胞。两个子细胞又各自分裂约 50 次，最后细胞数达到要用天文学计量单位才能计量的数量，这时才形成了婴儿。成人之后，在构成躯体的细胞当中，衰老的细胞又不断为新的细胞所取代。当细胞的新陈代谢不断继续进行，或细胞活动突然停止时，便产生了死亡现象。这就是生命生物变化的大致过程。

人的生命过程，确实蕴含着无限神秘，在千百年来可能还要加上千百年探求的过程中，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失去兴趣。换言之，生物之命历来受到忽视，就像一条流淌多年的河，自自然然地滋润田野，泄向大海，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。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，比如季节的雨水使其汹涌暴涨，摧毁屋舍，夺人生命，或因水上流失，气候变化，使其干涸断流，失去往昔的轻吟慢唱，人们才睁大了吃惊的双眼。就人们的生物之命、精神之命、社会之命（人有三重生命）而言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后两者。浩繁的典章史记，几乎无不相关人的精神之命与社会之命，就连民俗传习之中，也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。

中国人历来信命，讲究命的“前定”，而且能够把许多现象都归之于命。比如，年老的被称为“长贵之命”，夭折的被称为“短损之命”，有钱的被称为“富福之命”，讨饭的被称为“花子

之命”，相爱说“命中注定”，不幸说“命该如此”，死了说“命不由人”等等。这各式各样关于命的说法，至今在社会中仍有广泛影响。不仅平普的百姓受之影响，一些公认有较高层次人才，也常常慨然于命。

凡是能够流传的东西都有某些客观必然性。命论的百世相沿，众人的笃诚相信，亦有诸多客观原因。除了命运现象的一些不解之谜外，我们不得不多说一下孔夫子。

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孔夫子是信命的。他在《论语·颜渊》中说：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他在《论语·宪问》中说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，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，公伯寮其如命何。”意思是讲：子路出去做官，原是为行道，但他的道如果将行，那是命里定下的，道如果将亡，那也是命里定下的，公伯寮虽能毁谤子路，可他又怎样能拗过命？看来孔子非常信命，他甚至说：“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。”

由于孔子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极力推崇，死后不断加官晋爵，子孙也遍受其荫，而且历 70 多代而不衰。这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人，世界历史恐怕也是仅见。如此，他的学说，包括“命学”得到了高度广泛的传扬，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。宋代还掀起过算命高潮，出现过举国闻名的“算命大师”。随便翻一翻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在这类严肃的历史巨作中，也会看到不少关于命运的记载。推命的方术之士不仅活跃在民间，也常得势于朝，受到帝王的倚重。特别是出征作战、庆典祭祀等活动，是绝对离不开“求天问运”的。由于朝野推助，12 生肖与命联系起来，星宿与命联系起来，五行与命联系起来，风水与命联系起来，一切都与命联系起来，命变得越来越玄。

康熙年间，史胄司携家乘船，其妻在船上临盆生得一子，取

名贻直。因风大浪高，一时开不了船，史胄司便上岸信步走走。他见到一个铁匠家也刚生儿子，那孩子的生辰八字竟与自己儿子的八字完全相同。20年后，史贻直官至清禁。其父告老还乡，又路过儿子出生的水驿。他忍不住上岸寻访，看见铁匠家门庭如故，铁匠那长成人的儿子正在打铁。史胄司不得其解：八字完全相同，为何两个孩子的命运相去甚远？一想想上好几天，总算想明白了。原来两个孩子的四柱（年、月、日、时）火气太盛，缺水克制。贻直生于船上，以水相补，所以得富贵。而铁匠之子，不但无水相补，还终日在打铁的炉旁烘烤，可谓火上加火，失于调剂，难怪陷于贫困。

没准与史贻直生辰八字完全相同，又在船上出生的还有一个渔夫的儿子，20年后仍然是渔夫。若此，史胄司又将作如何解释呢？当然，下功夫去找差异并非难事，想办法以圆现实也是办得到的，但大都牵强附会。我们不防再引一段朱元璋的例子。

这可能是传说，但很有点意思。

朱元璋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只要一推五行八字，便都说他有帝王之命。他当上皇帝之后，这件事在心里老犯核计。他想，既然我的生辰八字决定了我要当皇帝，那和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生的人，或者虽不同年，但同五行八字的人岂不也有皇帝命？现在我是皇帝，别人如果也命中注定当皇帝，就只能推翻我，这还得了。为防患于未然，他便开了杀戒，凡是与他同“八字”的就要大倒其霉。

据说，朱元璋杀了一些人之后，便产生了疑问：哪来这么多有皇帝命的人？于是他决定对同命的人亲自作一番考察，看看都是些干什么的，然后再处置也不迟。朱元璋问一个与他同

时辰出生的人：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养蜂的。”

“养了多少？”

“养九窝，有好多万只。”

朱元璋听完琢磨起来，我当皇帝统治天下九州、管辖九方诸侯，他养九窝蜂，管着九只蜂王，那蜜蜂数也和皇帝统治的人数差不多。这一想不觉又惊又喜：原来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生的人有当皇帝的命，但不一定当人的皇帝。当人的皇帝只有我一个，其他的人当蜜蜂的皇帝、蚕的皇帝、鱼的皇帝……朱元璋从此不再杀和他同时生的人了。

看似笑语，可能是笑语，但《明史》确有“帝戮同辰”之说，即便完全空穴来风，也颇令人深思。古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命运，无不信奉“君权神授”。他们的信奉也常有过头的时候。比如，对发源地、祖宗坟地或叫“龙脉”的保护上，不仅列为禁地，还多置重兵，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。《清史稿》专门记载了大清皇室对“龙脉”的保护情况，虽然远不及秦始皇陵的森严壁垒，也同样使人相信，命不仅是一种贯通过去与未来的存在，而且还受外物的影响，需要善加保护。显然，命运又加入了人为的成分，所谓“天定”之说就有点站不住脚了。

很可惜，不少人走到唯物主义门前时，没有推门而进，反倒徘徊中做起了意念文章，为迷信之类的东西推波助澜。

有过三次以上算命经历的人一定会发现，“算命先生”们的振振有词，多有雷同之处。这说明算命中有一套固定的模式，只要你报上一个生辰八字，“算命先生”就可以背出一套固定的东西来，最多在其间略加发挥而已。如果谁有兴趣，找一本算命

之书，用不了个把月时间，也可以粗通命理，乃至可以上街设摊挂幌。否则，会算命的人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层出不穷。如此简单的事情，有些人何以执迷不悟呢？这大概需要到厚重的历史传习中去寻，到千差万别的命运中去找，到灾难与不幸中去论证了。

“跟着感觉走”，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一阵子，几乎成了人们处事、行为的一条准则。这种对生活、对社会、对命运的态度，除了无耐的成分，多为非理智因素作怪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不成熟。一个不用头脑而用情感生存的人是可悲的。无数的命运之说，或多或少有些“跟着感觉走”的味道，有的跟着传统的感觉走，有的跟着传说的感觉走，有的跟着“算命先生”的感觉走，有的跟着莫明其妙的感觉走。结果，越走越远离真理，越走越迷惑于命运。

哲学家说世界上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同理，人世间也找不到完全相同命运的人。命运不可胜数列举的差异，本身就具有非凡的魔力。“算命先生”殚精竭虑地阐释解说，又加增了魔力的作用。比如，朱元璋的同岁、同性、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时辰生人的不同命运问题，经过命理“专家”的努力，解说得相当“圆满”。他们（例如五行预测学）找出了各种造成六同而不同命运的相关因素，如方位不同，父母年命不同，男女有别，面相、骨相、手相不同，祖坟、家宅不同，遗传基因不同，星的光点不同，所处的环境不同，配偶的年命不同等等。这些不同一摆出来，什么命的现象都“解释”了。

命的现实差别变成理论（算命理论）差别，又从理论差别衍生更多的现实差别。如此循环往复，代代相传，使不少人对把握自己的命运缺乏勇气，顺利时庆幸命运光照，逆境时慨叹

命运多舛。命可能成为兴奋剂，也可能成为安心丸，还可能成为避难所，为一切不如意找到精神寄托。

1.3 风水观的纷纷扰扰

纵观中国传统建筑，无不附会风水之传说。

横贯现代中国乡村，比比皆见风水之残痕。

岂止乡村，城市也有许多人祭起了“风水”的灵牌，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。东南沿海某县的工商局长在办公大楼破土动工之际，派专车到距县城 20 公里处请来一位“风水先生”，并完全按照“风水先生”的授意和安排动土施工。

官员如此，况百姓乎？

建筑如此，况人生乎？

我之接触风水说，第一次是在鞍山市附近的千山龙泉寺。导游是位“千山通”。他讲起了风水的“六字真言”：向阳、背风、高照，并说是他的独创见解。回到家一翻书才知道，他所谓的独创，在“风水学”中是“小儿科”。叫我说，采光好，空气流通，视野开阔，就比他的风水观有发展。

风水是一门学问，古称“堪舆学”。

目前，风水学在港台已成为热门行业。有的将它列入人类文化学加以研究，有的把它应用到工程建筑的选址、造型等方面。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素养的“风水先生”正施展着他们聪明的才智。

一位朋友出差回来相告，某市的头头们因走私全部进了大牢，起因是办公楼的风水不好。在兴建市委办公大楼时，他们

选择了依山走势的拐巴楼形。楼建好后，一位“风水先生”路过，告之这楼的风水不好，背山的突兀之峰有如招幡，极为不吉。市里领导虽为共产党的干部，为图个吉利，就请风水先生破解不祥之兆。

“风水先生”左瞅右看，指了一条明路，就是在楼前树起一物，把幡的“风水”拉过来，问题就没了。领导们一想，深圳的垦荒牛名气很大，何不也塑一尊劲奔向前的垦荒牛，象征开拓进取精神呢？于是，牛塑很快落成。

不久，又有一位“风水先生”过此，看着市委大楼发出慨叹：“此间主人将难免于牢狱也。”问其故，答曰：前庭树物以拉后幡，本来是补救“风水”的良举，但此楼依山成势，颇成宇盖之状，试想房子里进了牛，岂不成了一个“牢”吗？

果如其言，市长、书记，还有副市长都进了“牢”。

这个市的几位领导相继锒铛入狱，是触犯了国家法律，罪有应得。不管任何人、在任何地方，干了犯法的事岂能逍遥法外？毫无疑问，再好的风水也掩盖不了罪行，再差的风水也不应生成邪恶。如此直截了当地把事件与风水对应起来，显然是牵强的。如果风水使人身体出点毛病，大概多少可寻其因。因为风水中的光照、通风、占位对，可能对人身体甚至精神产生影响，而与违法犯罪联系起来，不免太间接了一些。

放下这个沉重的话题，还是回到风水上来。

有两个流行的说法值得议论。一是地灵人杰；一是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。

“地灵”虽不一定是直接的风水好，但一定是山清水秀、地美物丰、人民富足的所在。这样的环境在风水学里很有讲究，是风水先生十分关注的地方。

地缘学承认，“一方水上养方人”。比如，南方，有沃野、水泽、山林之饶，无饥馑之患；有楚文化延伸的痕迹，重于隐逸，崇尚老庄；风俗澄清，人性轻扬；倾羨文学，时有大家巨匠斐然。如此自然人文环境，“江南多才子”就不足为怪了。自然人文环境对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；长期生活在一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中，就会形成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，造成同类人才辈出的局面。实际上，地缘或风水只能起一种影响作用，不大可能具有决定的意义。仍以环境优美、风水不错的南方为例，令人羡慕的自然条件，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不幸。让我们从《南人与北人》中摘录一段：

“在南方这块土地上，相对优厚的自然条件带来的丰衣足食的佚逸和满足，长期的安定承平，多次为避战乱而迫不得已的王室南迁，面对北方威胁而又有长江庇护的心安理得；相对单一的农耕文化加上相对单一的民族构成提供的文弱性格基因，相对单调的环境和相对单调的生活造成的纤弱神经；事半功倍的谋生心灵带来的更多余暇空间；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复合而成的‘静态区域’，人各一方，不相往来；只有对远国时代‘小国寡民’生活图景的美好追忆而无视辉煌文明的自我夸耀；一次又一次为北方所征服而在心理上投下的阴影，‘杜若兰芷、杂花莺树、风烟俱净、森壁争霞’的旖旎南国风光对于平息内心痛苦的抚慰作用……这一切，铸造了南方居民安时处顺的精神特质，苟且偷安的社会心理；如果说，长城是北方居民抗御外侮的精神支柱。长江便是南方居民寻求安宁的心理屏障；个性相对文弱，气质相对纤细；情感温和，多愁善感，哀而不壮；在现实中不思进取，在思辨中积极创新；富于个体意识，重视个人哲学。重于个人品格的修养胜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；长于

批判短于建设，或特立独行，或愤世嫉俗，或玩世不恭；热爱和想往自然，力图摆脱尘世束缚，即使得不到现实的自由，也要挣得心灵的自由；讲究风度仪态，追求形式声色；长于想象、比兴、抒情；充满着忧怨情调和‘知其不可而安之’的宿命论色彩；有一种平民气息，以及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，纵然是帝王，也多起自布衣，即使身居高位。也雅好词章……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地缘或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被风水先生片面地利用了。他们从中找出若干“征兆”，若干奇异之处，并附之以“玄武”、“朱雀”、“青龙”、“白虎”等方位奇谈；“龙脉”、“神脉”等预兆奇论，尽情发挥，讲得头头是道，有时不由人不信。

我有机会到过毛泽东、刘少奇、陈毅、聂荣臻、罗瑞卿、郭沫若等伟人的故居，也好奇地参观过他们的祖上坟茔，还听陪同的朋友讲述了若干奇妙的风水情况。无可非议，从韶山滴水洞一路走上去，到毛泽东同志祖坟的位置上，举目四顾，确实气势恢宏，韶峰尽览；从佛山弯路口下到山腰，站到邓小平同志先考葬地，极目向前，千山涌来，确实不同凡响；从陈毅元帅老屋右侧的小门上攀，相依而居的“诰命夫人”及其先祖之墓，确有奇特之处……不能排除他们的先人在选取墓地时请过风水先生。这在那个时代是极其普遍的事情，但谁都难以说清同样的墓地何以只出了一位英杰。伟人的光彩风范、不朽业绩，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，夹以风水之说不过再添一段佳话而已。所不同的，是伟人效应容易使风水问题迅速传扬，让人确信其实。

事实上，“地灵”只是个中介物，既可以造就人杰，造就辉煌，也可能衍生败类，衍生灾难。“地灵”与人类之间没有绝对的、必然的联系。

说到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，与“地灵人杰”的道理一样，都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。相对而言，中国北方土地沃少瘠多，尤其黄河流域，地形高下悬殊，黄土覆盖，土地贫瘠，气候恶劣，强劲的西伯利亚寒潮不时光顾，实在谈不上有多好的风水。但这并不妨碍人杰辈出，并不妨碍一些人以文治武功傲然于世。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政治变故，莫不与北方相关，白山黑水之间，大漠塞外之地，造就了一个个“逐鹿中原”的历史画面，而这画面中最鲜明耀眼的总是北方一次又一次战胜并统一南方。秦始皇吞并六国，刘邦据关中而胜楚，司马氏举晋灭吴，辽金“蛮主”压宋……这“穷山恶水间”生出了多少辉煌！

当然，“穷山恶水”也确有负面作用。恶劣的环境，锻造了强悍的人性，加之生活困顿，治事比较专制昏庸，难免“穷则思变”，生出一批又一批强悍的“刁民”来。这“刁民”显然是历代统治者强加的，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败类，但经常是这些“刁民”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。

从人类追求光明、想往完美、乐于安和的特性来看，风水确实有些作用，起码是一种心理作用。风水先生总是从好的、吉利的方面加以诱导，以迎合人们趋近美好的心理。相当多的人们也因此自觉不自觉地走向风水，采取了宁可信其有、不可信其无的态度，为“风水谈”无意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按照传统和迷信的说法，家有家主，宅有宅神。宅神主管家主之富贵贫贱，家宅喜则聚四方之财，忌则招八方之灾。都市中万家灯火，房宅林立，也离不开家宅凶吉的影响，凶则穷困褴褛，与财无缘；吉则财源广进，富贵荣华。那么，家宅的凶吉因何而生呢？风水先生的答案当然是风水。今天中国，风水问题不仅再度被提起，而且还引进了城市，引进了公司、工

厂等许多领域。比如搬家、房屋座向、办公桌方位、居室设置，以及厨房、侧所的定位等，都大有说头。并对不同年龄、性别、属相的人有不同要求。

风水与人生相关，这可能是中国人的创造。据资料介绍，国外虽然也有一些风水方面的说法，但多停留在传习和经验上，像中国这样形成体系，有整套的理论，能够培养研究生（中科院有堪舆学专业的研究生）的还不多。

哲学上有环境决定论，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，人的一切特征都能从环境中找到说明。中国的梁启超先生著有《中国地理大势说》，基本也是环境决定论者。自然人文环境无疑影响人生，但不一定达到“决定”的程度。什么事情如果推向极至，倒容易不攻自破。

风水与人生相关，话题很不轻松。说其是，扑朔迷离，莫衷一端；说其否，活灵活现，眼见耳闻。无奈，只好请读者随我到生命现象的整体中去把握了。

1.4 测生死的浑浑噩噩

人们对于命运有两种态度。把命运交给自己把握，以不懈的追求充实人生、发展人生、激扬人生的是一种；把命运交给“算命先生”，听凭大运之行，小运之动，按照某种参介物的所谓“兆示”展开人生的又是一种。

大多数人，特别是学识兼长的人，不大“信命”，对生命预测，对街角的“算命先生”往顾不多。

确有一些人，乐于把命运交给“算命先生”，乃至放弃现实